

马悦然：汉学渊茂，悦然从之（1）

◆ 李乃清

马悦然，生于1924年，诺贝尔文学奖18位终身评委之一，也是著名汉学家，毕生致力于汉学研究，翻译过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《桃花源记》和辛弃疾的大部分诗词等，组织编写了《中国文学手册》，并向西方介绍了《诗经》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史记》《礼记》《尚书》《庄子》《荀子》等先秦诸子的著作。

“一切都是假装！”白猫说，“今天晚上有一个北欧的老外假装做一个关于六言诗的演讲。假装听的人假装他讲的主题是‘颁发诺贝尔文学奖的标准’，你说笑人不笑人？”在一篇两百余字的微型小说中，马悦然借小动物之口，幽了一默上次来沪演讲的经历。

那是2005年炎夏，这个80多岁的瑞典老头，用“中古音韵”吟诵了李清照的《声声慢》……但多数人并不关心他的汉学研究心得，只是抓紧一切时机、拐弯抹角地追问诺奖的事。在瑞典闲聊时，马悦然的夫人陈文芬曾跟我提及这趟可怕的上海之行，“运气很不好，复旦在修路，学校里一塌糊涂，那天王安忆送我们出来时悦然就已开始发高烧，后来越来越热，他差点死了……42℃！陈丹燕就骂我，这个热度你还让他来？！”

是的，马悦然每次来都很“热”，但这个“热”却和他所做的冷门学问没什么关系。10月中旬，马悦然携妻再次来沪，秋高气爽，却赶上了莫言获奖全国“发烧”的沸点：弄堂、剧院、高校、中学，他们夫妇俩遭遇了

最热烈的围观……其间，陈文芬曾给好友发过条无奈的短信：“我明白我们跟中国之间就是这样了，中国作家没得奖，就怪悦然一个人，得奖了以后就莫名攻击得更加厉害。”

其实，马悦然此次中国行是早已计划好的，和诺奖刚颁给莫言并无关系。5月在斯德哥尔摩接受记者专访时，他就提及今秋会来沪分享翻译观，推介他自己翻译的瑞典诗人托马斯·特朗斯特罗姆(2011年诺奖得主)的作品《巨大的谜语·记忆看见我》中文版。

然而，10月21日下午的新书发布会上，30多家媒体争相挤进了上海老弄堂一间不足30平方米的书吧。看见眼前小方桌上铺满几十支录音笔，88岁的马悦然似乎有些不适，他微微侧了侧身，旁边速记员正紧张地敲打着……“啪哒啪哒”的急促声响，伴随底下“莫言”、“诺奖”紧锣密鼓的提问，把他原本要分享的“特翁”给吓跑了。

关于莫言，“他们不应该‘开枪’”

“我头一次跟莫言见面是在香港中文大学，我在那儿当了一学期客座教授。后来有天莫言就来了，我们有一个下午花了几个小时谈话，第二天他又回内地去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要分房子，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分房子是什么，觉得非常奇怪，人家起一大早到大学来马上就要回去，可是后来听说没有分到。第二次是在台北，他跟9个大陆作家（陈文芬补充：有苏童、余华、丛维熙、张伟、陈丹燕、池莉等），在台北住了几天，有天他们晚上出去看热闹，莫言不想去，所以跟我在饭店里喝威士忌沟通（陈：他不小心把一杯

酒倒在你裤子上）。第三个是2005年他参加（北京）一个斯特林堡的戏剧节，那天来的中国作家有李锐、余华和莫言等，我们其实没多少机会见面，但常常通信。

“（陈：你说莫言小说写得太长了。）我觉得他真的写得太长了，他2004年在《上海文学》刊登了《小说九段》，非常短，只有两页，我觉得非常好，马上把它翻成瑞典文。（陈：我再问一个，因为我们前面在家练习了下，他现在忘了。你翻译了莫言哪些小说给瑞典学院看？）我开始翻译的时候，选的是在我看来莫言最好的一个中篇《透明的红萝卜》，另外一个幽默感非常强的《30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》，还有一些像《会唱歌的墙》和《姑娘翱翔》。（陈：讲一个麻子要娶个非常漂亮的姑娘，新婚夜姑娘跑了，飞起来停在树上不肯下来，村里人围在树底下等那新娘下来，悦然很喜欢这个故事。）

“我喜欢莫言就是因为他非常会讲故事……你读莫言会想到中国古代《水浒传》《西游记》《聊斋》的作者，莫言讲故事的能力就是从这些古代说书人学来的，当然他也学过外国作家，但我们不要太注重影响，莫言看了福克纳和马尔克斯后非常惊讶，他说，我们高密这样的故事很多，我比得上福克纳。

“瑞典学院一公布莫言得奖，很多媒体说莫言是共产党员又是作协副主席，他怎么能得奖？他们不喜欢。批评莫言的那些媒体人一本书都没读过，他们不知道里面的质量是什么，他们不应该开枪，这让我非常生气（陈：悦然曾批评瑞典媒体，要是你们都不读书，凭外表评判作者，这是很可怕的，这是知识分子的懒惰）。我读过莫言很多作

品，也读过很多当代小说作家的作品，但没一个比得上莫言敢批评中国社会黑暗和不公平的现象，那些跑到外国去非常爱讲话的人，他们很容易来批评莫言，这让我觉得非常不公平……”

“南坡居士”，在另一个世界游荡

马悦然说话，语速缓慢、调子沉稳，但他动起笔来则机敏活泼，十足老顽童。“2004年拜读了老莫（即莫言）发表在《上海文学》的《小说九段》之后，我才明白微型小说到底是啥子。从那时起，要是没别的事做，我偶尔会写一两篇微型小说自娱。”他以“南坡居士”署名，用中文陆续写了60篇“微型小说”，合上“台湾小妖”（莫言对陈文芬的称呼，“她文笔快捷、精巧玲珑，与蒲松龄笔下人物有一比，故赠此诨号与她，不想竟这样叫开了”）40篇小品文，两人联袂推出了一部笔记体小说集《我的金鱼会唱莫扎特》。

马悦然这位“洋居士”的微型小说别具一格，嘻嘻哈哈仿若酒后戏言。时而，他神游中国古代：骑着自行车回南北朝找寻子夜姑娘（《子夜歌》作者），让“李白那酒鬼”和讲究平仄的“杜老”来段风马牛不相及的对话，跟辛弃疾李清照他们对饮谈情发牢骚……谈古论今“摆龙门阵”，他用的是夹杂“啥子”、“莫来头”的川话语体，还用起“日每日”、“做那个啥”这般劲道十足的山西方言，学曹乃谦写他们北温窑的村里人……连老莫读后也叹服，赞其妙思“有孩童般的恶作剧，有圣哲般的睿言慧语，时而让人忍俊不禁，时而让人掩卷沉思”。

今年5月，有记者曾至马悦然

家中专访。在斯德哥尔摩城郊的“优斯宏”，这位世界闻名的汉学家过着素朴的书斋生活，他的经济来源依靠退休金（他曾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任教）和写作收入。老人并没房产，长期租住在“燕鼻子住客之家”养老公寓。据陈文芬介绍，“这里很受欢迎，许多人申请要等15年才能排到队，入住的全是年过65岁的老人。”走在前头的马悦然立即转身，向她温柔地纠正道：“但你是这里唯一的例外。”自1998年入住以来，马悦然搬了几次家才换到现在位于二楼的风景更好的房间。马悦然的寓所不大，两室一厅不过70平方米，中间十来平方米的客厅就是他的书斋，屋内装饰简单，墙上几联蜀绣书法是他岳父（已故妻子陈宁祖的父亲）所赠。书柜中最醒目的是日本人诸桥辙次编纂的多卷《大汉和辞典》，这是马悦然最常用的中文工具书。客厅正中长条大方桌上，放着各地寄来的样书、刊物和他的戴尔电脑。陈文芬笑道，“他也上网。”

马悦然是诺贝尔文学奖18位评委中唯一精通中文的汉学家，他经年累月、孜孜矻矻地翻译了自上古至当代的大量中国文学作品。他爱《国风》里的“辣妹子”，读南北朝《子夜歌》会引起自己的情欲，羡慕“8世纪我的同胞们穿着熊皮在林中过着野蛮生活时，唐朝诗人在创作律诗和绝句”，他希望自己生在南宋，“如果生在山东，就和辛弃疾是邻居了，可以谈谈词，喝喝酒。”多年前马悦然以中文写成自传性文集《另一种乡愁》，这部作品的瑞典文版取名为《在另一个世界游荡》。这位身在瑞典的“南坡居士”，一直都“在另一个世界游荡”。

国货精品

上海名牌

蜂花

中华本草精华

洗发露+护发素

加倍呵护您的秀发

信赖源于质量

新上市

润泽丝滑

轻盈舒爽

修护去屑

上海华蜂日用品有限公司

www.beeflower-cn.com

全国各大超市均有销售